

如果今年的清明依舊是燠熱的暖冬，皮蛋可能就不回去掃墓了。

他還記得十九歲的七月，母親在晚上十點多打來一通電話，告訴皮蛋「你要好好活著，知道嗎？」那時候皮蛋還沒有開始飼養馬柏，否則他就知道這句話是母親最後遺留下來的一截尾巴。

隔天皮蛋從宿舍趕回彰化老家，聽聞母親是在火車站附近的一間小旅社燒炭自殺，即使本體沒了氣，但那截尾巴似乎在皮蛋的耳中腦內都活得好好的——三年來都是。某種程度來說也是一種華麗的斷尾求生。

掃墓的地方位在秀水，去年皮蛋的伯父從靈骨塔走出來的時候手上拿著一張紙條，上頭寫著三組數字，分別是皮蛋的女阿祖、阿嬤，還有母親的塔號，伯父告訴皮蛋等等燒香的時候要在心裡唸出這三組數字，搭起橋樑，告訴他們你是馬家的誰，今天帶東西回來看你們了。

皮蛋覺得靈骨塔簡直就是一座給死人住的超大型公寓，好險都是單人房，否則阿祖跟阿嬤，阿嬤跟母親，就連死了都可能要面臨婆媳問題。

所以皮蛋也很不理解：這是個就連死人都能叫號取餐的年代了，怎麼父親的思想就好像纏在一座鏽蝕路標上，這裡通往對，所以那裡只能是錯。

什麼是錯？除了衣物，在身體或毛髮上鑲嵌、渲染任何額外的東西都是錯。

染髮、戴戒指就算了，因為頭髮會再長，戒指隨時都可以拿掉，父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刺青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所以當皮蛋打電話給父親，說他在右手上刺了青，穿短袖就會看到那圖案的一小塊下緣，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後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一定要搞這些有的沒的嗎？其他人看到會怎麼想？」父親說。

「我又不在乎其他人。」

「你哪來刺青的錢？」

「紅包跟打工存的一些。」皮蛋如實回答。

「為什麼錢就不能用在更有意義的用途上？」

「就是覺得這圖案對我有意義才刺的。」

「所以它可以有什麼實際的功用嗎？乾乾淨淨的不是很好嗎？」父親在電話那頭訓斥著皮蛋，主要都是講刺青會給人不好的觀感。

皮蛋打斷父親。「我很不想這樣說.....我知道其他人會怎麼想，可是我一樣是我啊，不會因為刺青而整個人變了。」

「刺青是一輩子的，我看到就覺得很不舒服。」父親的語氣有些不悅。

「你當初也說媽是你一輩子的人。」這句話最後還是卡在皮蛋的喉頭沒說出。

皮蛋與父親在電話那頭爭執了十幾分鐘，仍沒辦法達成一個共識，最後他索性丟下一句話就將電話掛斷了。

「我知道了，你看到會不舒服，也怕別人覺得你兒子變了，那我以後只在穿

長袖的時候回家。」

這是氣話，可是皮蛋清楚他做得到，絕對是一種遺傳，就像那個晚上，父親也賭氣叫母親不要再回來——父親就真的讓母親站著走出門，最後躺著送回來。

從那之後血緣關係就霧化而疏遠了，父親同樣也不能理解皮蛋的想法，只覺得皮蛋變了。

馬柏一年前住在皮蛋的套房外的陽台，起初皮蛋沒特別去理會牠，只是偶爾要走去抽菸時會被牠貼在落地窗的灰白腹部給嚇了一跳，說也奇怪，馬柏明明可以爬去地方，但牠寧願每次在皮蛋要抽菸時快速躲到角落，也不願意離開陽台。

皮蛋告訴米亞，有隻壁虎他媽的一直躲在陽台那，不爬去其他地方。

米亞躺在床上，她將內褲和胸罩穿上，慵懶地滑著手機，告訴皮蛋這又沒什麼不好，牠會幫你吃蚊子跟小蜘蛛，還有蛾之類的，真的不喜歡就拿掃帚把牠攆走就行。

手機鈴聲突然響起，米亞接起電話後「喂？」了一聲，兩秒後又掛掉電話。

「誰啊？」

「不知道，最近很多這種接起來就掛掉的電話。」米亞說。

後來皮蛋決定正式飼養馬柏，因為他覺得壁虎早上都會發出像鳥叫一樣的聲音，以這個功能來說就像鄉下人會養雞一樣，況且應該不需要負擔什麼伙食費，也不用帶牠去散步之類的。

米亞看到皮蛋將馬柏飼養在小盒子裡，晚上還會刻意打開落地窗讓蚊子飛進來，活捉之後丟給馬柏，只是皺了幾下眉頭，並沒有說太多。

主要是皮蛋覺得，既然那隻壁虎這麼喜歡這裡，那就好好照顧牠。

馬柏的名字由來是因為皮蛋剛好姓馬，加上他抽菸的牌子是萬寶路，英文叫Marlboro，就取了一個簡稱，也挺有家人的感覺。

皮蛋有上網做過功課，知道壁虎膽小，所以每當他要丟食物進去時總是小心翼翼的不讓自己的手掌太靠近馬柏。

即便如此，一年來還是因為清理盒子，或想要跟馬柏培養感情，所以伸手試圖讓牠爬到自己手上，偶爾也會檢查馬柏到底是不是還活著而去抓牠，這些舉動讓皮蛋總共看過馬柏三次的斷尾求生。

皮蛋每一次都將那截還在扭動的尾巴擱在馬柏面前後喃喃自語。

「你也太不夠意思了，我對你不好嗎？」

「看一下吧，這東西是你的，還很新鮮呢。」

等到斷尾不再跳動後，皮蛋就拿夾子將尾巴扔到陽台外，像平常亂丟菸蒂那樣。

皮蛋這輩子沒活多久，卻看過不少次斷尾求生，嚴格來說米亞也是皮蛋某次的斷尾求生。

那是皮蛋剛滿十八歲想要打耳洞的時候，他同樣告訴了父親這個念頭。

父親依舊不滿的碎嘴著，最後說了一句：「你是怎樣？性向不一樣嗎？」

皮蛋覺得太荒謬，卻也能理解對父親那樣傳統的大男人，耳環就是只有女人會配戴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是交女朋友後就可以穿耳洞了嗎？」

皮蛋跟米亞交往的第二天他就在左耳骨上打了耳洞，鑲起兩個黑色的迷你圓型耳環。也是那時皮蛋決定，之後不管要在皮膚上動什麼把戲都只能先斬後奏。

皮蛋也知道會斷尾求生的不只馬柏跟他自己，所以當他一個多月前沒有先告知，而是跟著陌生人一起進到米亞的公寓後，皮蛋其實是能夠理解的。

他走到了六樓，看到米亞的房間外有一雙駝色的高筒鞋，裡頭傳來男人的聲音，他敲了敲門，裡頭的交談聲頓時凍啞了空氣。

皮蛋對那名裸著上半身的男子點點頭，請他先離開，反正之後會有很多機會陪米亞。「現在先借一點時間給我。」皮蛋說。

皮蛋踏進房間後就站在門邊，用宏亮的聲音呼喊米亞到他身旁，邊拿起手機輸入著什麼。

「上面的字唸給我聽.....別哭啊，哭錯人了吧。」皮蛋又好氣又好笑地說。

「快點，唸出來，大聲一點。」

「隔牆.....有耳。」米亞哽咽地唸出皮蛋手機上頭的四個字。

「對，隔牆有耳，什麼是隔牆有耳呢？」皮蛋說完後便戲劇化的將門再度打開，那男人正用耳朵側貼著房門。

「這就是他媽的隔牆有耳。」皮蛋大笑，接著又轉頭對那男人開口。「對不起，不鬧了，我們真的要講事情，麻煩你.....」皮蛋伸出手朝樓梯口示意。

男人離開後，皮蛋將門帶上，拉著米亞的手，兩人坐到了床尾。

「我可能沒有多好，但我沒做過背叛妳的事。」皮蛋說。

米亞還是在哭，一邊吐著對不起，一邊解開皮蛋的褲頭，就這樣將頭低了下去，開始幫皮蛋口交。

皮蛋知道這是屬於米亞的斷尾求生，而且很成功，因為他的陰莖還是不爭氣的被舔硬了。

在皮蛋的追問下米亞終於承認，那些她謊稱接通就掛掉的電話其實都是他打的。米亞跟他說過，如果她沉默超過三秒，就代表現在不方便。

皮蛋就是那個不方便。

跟米亞分手後皮蛋沉淪了好幾天，他沒有再抓蚊子給馬柏，甚至走到陽台抽菸時會一腳踢開盒子，馬柏不安的蜷縮在盒內角落，不斷發出啾啾的聲音。

隔天，皮蛋走到陽台時發現馬柏不見了，那個被踢倒的盒子，上頭的藍色塑膠蓋不曉得是鬆弛，又或者是被馬柏找到一絲空隙後鑽走了——如果馬柏有危機意識，知道不適合留在那了。

馬柏消失了，只留下一截仍在扭動的尾巴。

「可能就那麼巧，是幾十秒前逃走的吧。」皮蛋心想。

睡完午覺後，皮蛋又走到陽台抽菸，覺得有點對不起馬柏，當他下意識朝空

盒瞥眼的時候不禁皺起眉頭。

他低頭看向手錶，又拿起手機確認上頭的時間——早上到現在已經過五個小時了。

皮蛋用左手食指彈掉菸蒂，仔細地蹲下來查看盒子內。

他沒有眼花，馬柏的那截尾巴還在持續跳動著。

皮蛋曾經在網路上看過一篇有趣的文章：在日本，有人養的家貓走失了，於是主人就對著附近的野貓請求，說正在找某隻貓，而野貓們便會彼此傳遞訊息，最後傳到那隻家貓耳中，於是在某一天，走失的家貓就自己回來了。

更弔詭的是文章底下居然還有許多網友留言這是真的，他們也試過並且靈驗。

米亞雖然騙了皮蛋，但那陣子皮蛋確實也接過不少電話，上頭顯示未知的號碼，並且都是接起來後對方就掛斷了。

其實皮蛋每次都期待電話那頭會突然出聲，就像熱心的野貓一樣，是米亞請其他人來幫忙找回皮蛋，米亞跟父親一樣都在等他回家。

只不過希冀永遠是落空的，空盪盪像違背物理原則，落空明明有個落字，怎麼到底卻沒了聲音。

違背物理原則的還有馬柏的尾巴。

照理來說壁虎的尾巴頂多存活一分鐘罷了，可是從皮蛋發現的那個上午，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馬柏的尾巴依舊在蠕動著。

皮蛋將那小盒子拿回房內，他端坐在盒子前細看，尾巴的蠕動幅度好像有越來越稀薄的趨勢，現在他要將那截尾巴放在指尖，才能感受到像懷胎的血肉偶爾才會傳來生命躍動的證明一樣。

尾巴好像要消亡了，皮蛋覺得他得做點什麼。

如果說壁虎斷掉的尾巴會再生，那有沒有可能反過來，這截尾巴會重新長出完整的馬柏來呢？

皮蛋決定要試著飼養壁虎尾巴，他想到的是國小的綠豆實驗，於是將衛生紙鋪滿盒子的底部，在上頭倒了一些水，是超商賣的比較貴的那種，號稱海洋鹼性離子水。皮蛋將尾巴輕輕地擱在上面，看它又扭動了起來，然後關掉房間的燈，因為壁虎在黑暗空間的活動力比較強。

皮蛋想起母親對他說過的最後一句話：要好好活著。什麼是好好活著呢？像現在馬柏的尾巴這樣嗎？拚了命在沒有光的牢籠裡留下一點掙扎的痕跡。可能母親說錯了，好好活著是種奢侈，像可遇不可求的捷徑，努力活著才是條恆遠的道路，即便不知道會通往哪裡。

高中時，皮蛋在房間內會被父親夜歸又沉重的腳步聲給吵醒，那頻率大概是

一個禮拜有兩、三次。

父親回到房間沒多久，母親的低語聲就會湧起。

即使母親刻意的降低音量，但兩房間的間隔依舊近到他只要專心聆聽，何況母親的音量會隨著父親的態度而逐漸發芽抽高。

皮蛋聽過母親像蓋章似的在父親身上烙下許多重話。

「憑什麼我要這樣被你對待？」

「你有看到隔壁的那條黑狗嗎？我覺得我跟牠一樣，被栓在籠子裡面還要搖尾巴。」

皮蛋聽過母親講得最冰也最輕盈的話是：「乾脆永遠別回來了。」後來他才發覺，原來母親的那句話不是對父親說的。

他們的爭吵還有一個 SOP，總是在父親草率躲避母親所有的質問後，兩人就再沒傳出交談，緊接著是母親在房間、走廊來回踱步的嘆息聲和啜泣聲。

皮蛋試過幾次，在他們爭吵的頓點時故意製造一些聲響，咳嗽、捶打牆壁或木頭床腳，甚至毫不掩飾的開門走去廁所，或是撥打給母親的手機後馬上關掉。

那些爭執聲每一次總在皮蛋做出這些舉動時而被迫劃下休止符。

可是後來皮蛋再也不發出任何聲音了，因為他發現只有裝作沒聽到這一切，隔天父親跟母親才會繼續在皮蛋面前展示和諧的一面。

所以說，有時候發出聲音，透露自己的存在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反而會抑制某種東西自然的滋生，跟馬柏的尾巴一樣。

馬柏的尾巴像被施展了魔法，在泡水的衛生紙團上慢慢的茁壯了起來，起初只有約莫三公分的尾巴，現在已經變長不少。

皮蛋每天買新的鹼性離子水，也把一些蚊子捏死後緊壓在離尾巴最近的衛生紙上，覺得蚊子屍體會讓水更營養點。

開始飼養壁虎尾巴後一個禮拜，皮蛋在半夜的時候突然聽到桌子那頭傳出極細微的聲響，像把手錶緊貼在耳旁才能聽到秒針運轉的音量一樣。

嗒，嗒，嗒。是鞋底踩在潮濕土壤時所發出的黏稠感。

皮蛋起身，摸黑走到桌子前按了下檯燈的開關。

他朝盒子內注視——現在有兩隻後腳連接著馬柏的尾巴了。

所以那應該是馬柏的後腳在衛生紙團上踩出的聲音。馬柏的模樣極其詭異，一隻失去了從頭到腹部的壁虎，卻從尾巴那端生長出了後腳，並且剛才正在移動著。

皮蛋就那樣拄著頭，盯著馬柏大概有半小時。

但馬柏卻沒有再用牠那新生的後腳移動，滯留在原地，看起來完全不像個還有生命的物種。皮蛋想試著用手指去戳弄，但他怕五分之二馬柏還太脆弱，會因為任何外力觸碰而唐突地死去。

後來皮蛋想通了，於是關掉檯燈，繼續躺回床上。

果然沒多久，盒子內又發出了嗒嗒聲，甚至還有尾巴輕拍塑膠盒的聲音。

跟父母親的爭吵一樣，一旦皮蛋發出任何聲響，或是開了燈，馬柏的所有動

作都會戛然而止。

好像所有的人事都是如此，於剎那的瞬間潛入了光與影的縫隙，抓住了肉眼所不能及的焦點，然後產生變化。

改變都是這樣發生的。

皮蛋從來沒想過自己會這麼做，但他在陽台上思索了許久，最後還是敗給自尊心的加了#31#。

「喂？」電話那頭是熟悉的女聲。

「……」皮蛋封起呼吸，不發出任何聲音。

常理來說，罪惡感往往奔隨在快感之後，像射完精會有點空虛，像歡慶而人散之後，孤獨的重量便會在空蕩的房間裡加乘。

但這次卻不是，罪惡感讓皮蛋立刻按下結束通話，他就像個調皮的小孩，可是米亞的聲音讓他覺得惡托邦的酸瘠土壤也能結出一朵花。

網路上有人解釋，那些一接就掛的電話其實有其目的，是為了要確認這個亂數撥打的號碼是有人使用的，蒐集大量的用戶後便可以轉手，給那些需要電話推銷的公司，如汽車貸款、保險等等。

而#31#的事是阿梁告訴皮蛋的。

「如果不想讓別人看到是你的號碼，就在電話前加上#31#後再撥出，那樣對方的電話上頭就會顯示未知號碼。」

那一天皮蛋就撥打了三次加上#31#的電話給米亞，他好想把馬柏的事告訴米亞，告訴她馬柏只留下一截尾巴，但依舊好好的活著，今天早上甚至發現灰白的腹部也長出來了，可能米亞不會相信，就像皮蛋也不相信自己會為了想聽米亞的聲音，即使只是一個單詞，也要輸入#31#。

皮蛋說分離的時候是刀口朝下的果斷，忘記發酵後會那樣的膨脹濃厚強烈。

馬柏的腹部讓皮蛋想起跟米亞做愛的場景，皮蛋只要戴套就會軟掉，所以每次總在感到一陣電流般顫抖著陰莖的同時快速拔出，然後將體液虛擲在米亞同樣白皙的肚皮上。

「喂？」

「嘟——嘟——」

皮蛋也想告訴米亞，他甚至想念那個在米亞腹內短暫出現過的小生命，那時他跟米亞商討得很快，只是最後皮蛋在手術房不敢去看那團模糊的，屬於他們兩人也是模糊的共識。

離開醫院後，皮蛋帶米亞去鄰近的夜市裡吃藥燉排骨，過程中兩人只有簡單的對談，例如問米亞要不要再點個燙青菜，而米亞只是搖頭咕噥了一聲。那是一年半前的事。

「喂？」

皮蛋不講話的舉動就跟馬柏現在進食的模樣雷同。

二分之一的馬柏感受到有個東西掉在牠的周遭，牠還沒有眼睛、鼻子、耳朵，不知道是依著何種本領，總之用腹部擲著後腳，用後腳拉著尾巴，移動到小蜘蛛的面前，接著挺起像圓形火腿般的腹部斷裂切面，就這樣壓著那隻蜘蛛，馬柏無法咀嚼，但牠維持那副石化的姿勢，好像汲取著什麼隱形的能量一樣。

靜悄悄的，看起來什麼都沒做，但皮蛋知道他跟馬柏都試圖在抓住些什麼。

父親鮮少主動打電話給皮蛋，對於兒子的關心往往揭露在皮蛋查看戶頭餘額時發現又多了幾千塊，僅此而已。

所以皮蛋知道這通電話是有事要說的，那之前的問題只需要草率回答。

「在做什麼？」

「吃飯。」皮蛋說。

「……最近錢夠用嗎？」

「恩。」

「都有正常去上課吧？」

「有。」

「下下禮拜掃墓，有要回來吧？」

皮蛋心想父親終於講出關鍵句。

「會。」

「喔，那沒什麼事了。」

皮蛋在父親要掛掉電話前突然想起了什麼。

「爸，我出生後是過了多久才會爬的？」

電話那頭一陣沉默，過了一會兒父親才開口。「不知道，忘了。」

皮蛋聽完父親的回答後便將電話掛掉。

母親告訴過皮蛋，在他剛學會爬行時，父親下班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跪坐到地板上，兩隻粗壯的手成為了前腳，歡愉的在皮蛋面前示範爬行的標準動作。右前腳往前撐出一步，左前腳跟著擺動，挪動腹部，最後讓兩條後腳拖移。母親說她第一次看到父親用四隻腳爬行的時候是比用兩隻腳站立還快樂的。

可是那時候的皮蛋太小了，大腦管理記憶的額葉皮質功能尚未運作，所以他一直不清楚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母親走了，父親只講了一句不知道，皮蛋大概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學會爬行的。

所以他記錄著馬柏的進度，馬柏長出前腳開始正常爬行的時候是第二十二天，牠的軀體已復原了四分之三，已經會用前腳快速的壓住奄奄一息的小昆蟲，只不過進食的方式依舊是單純地將脖子抵住食物而已。

皮蛋不知道壁虎耳朵的確切位置在哪裡，但感覺就快要長回來了，連同那好久沒聽到的啾啾聲，應該也要能發出了。

第二十三天的時候父親打電話來叫皮蛋要回去掃墓，他答應了。

結束與父親的通話後，皮蛋立刻又撥打了一通加上#31#的電話。

「喂？」

「媽，剛才爸打給我，說下下禮拜要去看妳。」皮蛋深怕對方掛掉電話，於是一口氣將想講的都講完。

「妳說爸以前比妳還疼我，我雖然沒有任何印象，但沒有看過或不記得的事不一定代表沒發生，對吧？妳給我的壁虎尾巴我有好好的照顧牠，牠好像一直在成長，可是總在我沒去注意的時候發生變化，妳也說過爸變了.....我不是要幫他講話，只是覺得他可能還是愛妳，但我們都也都看不到。」

皮蛋終於講完了。

「不好意思.....打錯電話了。」對方這麼回答。

皮蛋知道他其實沒打錯電話，只是母親先前的手機號碼不知道在某一天就被這個男子註冊走了。

那也沒關係，其實這些話是皮蛋想對父親說的，請求的對象都是野貓吧，這個男子可能會跟他的朋友們講：有一個人打錯電話就算了，還講了一堆奇怪的話。

然後這些朋友會繼續跟朋友講，最好能一直無限循環下去，抵達的終點是父親的耳朵。

皮蛋伸手輕摸馬柏，馬柏的四隻腳也馱著皮蛋爬啊爬，撿回那些遺落下來但沒人注意到的碎片，他覺得馬柏就算長不出嘴巴也沒關係，有時候只需要耳朵就夠了。

皮蛋希望馬柏能夠再斷一次尾巴，那股強烈的渴望出現在馬柏的頸部長出一團尖圓似花朵的迷你蓓蕾的時候。

皮蛋認為跟人講電話是這樣的：在對話之中兩人分別輪流扮演著嘴巴與耳朵的角色，眼睛倒不是那麼重要了。

他再度撥出了電話，反正看不到米亞也沒關係，能聽就行，運氣好的話還能從周遭發出的聲音來推論米亞在做些什麼，又或者是身處何方。

「喂？」

「.....」

這次米亞的聲音聽起來有些疲倦，導致皮蛋比平常晚了兩秒才決定要按下結束通話鍵。

可能就是遲疑的這無聲兩秒讓米亞聽到了什麼。

「你到底想跟我說什麼呢？」

出乎意料的，米亞對沉默的皮蛋講了這句話。

是太順手了嗎？皮蛋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加上#31#。

「還是不開口？我要掛掉了。」

「等一下。」皮蛋下意識被逼得從耳朵的角色跳成嘴巴。

「恩，我在聽。」米亞說。

洩洪了，皮蛋傾倒了上萬噸，像對著擁有母親手機號碼的陌生人一樣，把他這些日子以來發酵而成的感受都告訴了米亞，而米亞只是靜靜地扮演著一只耳朵，像森林裡潮濕樹幹底下的蕈類一樣。

「我們還有可能嗎？」皮蛋問。

米亞遲疑了幾秒才回答。

「應該沒辦法吧，我覺得你變了。」

「變了？哪裡？妳說，我就改。」

「我不清楚，但以前你不是這個樣子的，不會用愉悅的表情講出那些刺人的話，還有很多。」

「……妳也變了。」皮蛋的反駁像膛室內擊發不出的子彈。

「對，我也變了。你還想說什麼嗎？」

皮蛋突然想講點別的，越與感情無關的話題越好。

他告訴米亞：馬柏消失了，只留下了一截尾巴，他將那截尾巴飼養得很好，並且現在長回了幾乎完整的軀體。

還有包含馬柏爬行時的聲音，他是如何用鹼性離子水灌溉牠，以及馬柏頸部冒出了一球蓓蕾的模樣……

米亞沒有打斷皮蛋，這反而讓皮蛋覺得米亞認為他在鬼扯，只是想拖延通話時間而已——可他說的都是事實。

皮蛋講完有關馬柏的一切之後，米亞只是冷冷的回覆他。

「老實說我挺喜歡你把自己比喻成幻想出來的斷尾……好吧，就算是真的，新長出來的壁虎也不是馬柏了吧？」

這句話讓皮蛋徹底的萎縮了。

是啊，他一直把那條詭異的斷尾當成是馬柏，其實自己冥冥之中也變成了那副討厭的模樣，對父親總態度冷淡，對米亞也只是不想要失去熟悉的習慣而已。

皮蛋想到自己荒唐的行為，飼養尾巴就好像修補與父親和米亞的破碎的關係一樣，可沒人看到，都還認為皮蛋依舊停留在那一截斷掉的尾巴。

就連皮蛋自己也沒親眼看過尾巴的生長過程。

沒人看到，但有人聽到，只是都讓#31#給奪走了。

馬柏呢？牠現在在盒子裡，似乎歪著頭——如果那勉強算是頭，看著皮蛋的方向。

會不會牠的耳朵早長出來了？

米亞說得完全正確，那不是馬柏。

但皮蛋相信壁虎就是馬柏——只要最後的蓓蕾還沒長出來前都是。

所以他決定拎起盒子走向陽台。

將壁虎從盒子內倒出，皮蛋蹲下，不斷用手指去戳弄馬柏，甚至按著牠的腹部，模擬醫生殺死他不小心遺留在米亞體內的生命一樣，馬柏的尾巴也是被遺留下來的。

馬柏不停掙脫，牠沒有眼睛，所以撞到陽台的牆角後才知道要轉彎，然後又是一頭撞上另一端的牆角。

皮蛋乾脆用食指和大拇指抓起馬柏的尾巴，讓牠在空中懸掛。

他也出力緊捏，可是馬柏的尾巴像上了膠，不管皮蛋怎麼凌虐牠，尾巴就是沒辦法斷掉。

皮蛋看著喪失斷尾求生能力的馬柏，不斷逃竄抖動卻始終離不開尾巴，他突然好想哭。

#31#也是皮蛋的斷尾求生，但已經沒有用了。

他把馬柏甩到地上，站起身，右腳抽高，朝角落的那團小蓓蕾踩去。

今天依舊炎熱，明天就是清明節了，自從上次那通賭氣的電話後，父親也沒有再打給皮蛋過，皮蛋好像被世界遺忘一樣。

他打電話給父親，提醒自己千萬記得加上#31#。

「喂？」

「.....」

皮蛋遲遲未掛掉電話，這次凝滯的時間遠比打給米亞的那次還增上許多。期待父親會在那話那頭認出皮蛋，對他說聲「回家吧」。

「喂？」父親再次發出了沉悶的嗓音。

又過了兩秒——「嘟..... 嘟.....」

皮蛋將手機收回口袋，父親大概永遠不知道那個刺青的圖案了。

他把馬柏刺在右手臂上，讓牠以新的形態繼續好好活著，壁虎身體藏在短袖內，只露出一截尾巴，模樣是皮蛋記得要加#31#的醜態，但他回想不起來那三組房號的數字分別是什麼，就連母親的那組都遺忘了。

皮蛋撫摸著那條尾巴，告訴自己必要時某些東西依舊得捨棄——它們不是不重要，只是本體藏匿在一處安心的陰暗底下而已。